



文学作品选读

建国以来短篇小说

本社选编

中 册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民兵营长·····	张 勤 (1)
路考·····	张天民 (13)
晨·····	张有德 (31)
铺草·····	知 侠 (42)
枫·····	和谷岩 (69)
尖岛行·····	金为华 (80)
刀尖·····	林 雨 (102)
新生·····	林斤澜 (117)
山那面人家·····	周立波 (127)
金牛和笑女·····	欧阳山 (135)
风雨桃花洲·····	柳 洲 (144)
起点·····	郝力斯汗 (171)
第二双眼睛·····	赵 自 (191)
登记·····	赵树理 (204)
套不住的手·····	赵树理 (231)
桑金兰错·····	赵燕翼 (242)
“状元”搬妻·····	段荃法 (257)
一年·····	费礼文 (265)
姑娘的心事·····	章 明 (275)
山区收购站·····	骆宾基 (283)

百合花·····	茹志鹃	(310)
出山·····	茹志鹃	(320)
黑掌柜·····	郭澄清	(335)
欢乐的除夕·····	敖德斯尔	(345)
达吉和她的父亲·····	高 缨	(355)
取经·····	贾大山	(376)
四书记·····	徐 慎	(386)
黎明的河边·····	峻 青	(414)
山鹰·····	峻 青	(446)
万妞·····	苗 子	(472)
春种秋收·····	康 濯	(486)
自由神的命运·····	鄂 华	(515)
日出之前·····	阎树田	(538)
二月兰·····	谢 璞	(551)
小姐妹们·····	傅 泽	(569)
家·····	韩统良	(584)
时间·····	焦祖尧	(590)
蹲点记·····	程贤章	(608)
三月清明·····	曾毓秋	(628)
葛梅·····	管 桦	(646)
两个小青年·····	魏金枝	(656)

民兵营长

张 勤

我回到家里，刚换下湿衣服，坐了一会儿，就觉得身子很不舒服。母亲说淋了生雨，赶快喝几口凉水就会好。我知道这是要不得的，没有照办。“那么你早点困吧，到民兵营长的床上去，他只一个人。”她说，就扶我走过一条长衢衢，进入一间不大的房里。

这房里的摆设非常简单，看去倒显得十分宽敞。西边窗口放一张书桌，桌上有盏煤油灯；玻璃罩破了一小块，是用纸糊住的。灯下，摊开一本《毛泽东选集》。桌边墙上，挂着一叠《湖南日报》。除了这些以外，房里再也没有更引人注目的东西了。

“营长什么时候回来？”我问母亲。

“他呀，还跟以前一样！天光忙到黑，全不困觉，也有事做。你先困吧，回来我给他讲一句就是。”

跟他睡在一起，是我了解民兵情况的一个好机会。我一则想等他回来一起聊聊；二则有点发烧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他过去的许多故事，陡地象洪水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泛滥着……

土地改革那一年，他还只有十四岁。有一天，他折断了打狗棍，撕碎了讨米袋，把破窑碗子往石头上一砸，就跟着十几个民

兵跑到了地主王四爷家里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扭着王四的耳朵，拖到地坪里，弯出一个膝拐说：

“老爷，先给老子磕三个响头！”

随后，他逢人就说：“今天我们穷人子总算吐了口冤气！”压在他祖祖辈辈头上的一座封建大山被推倒了。小张民生再也不会象爷爷和爸爸那样，被四老爷的地租逼着去投井上吊了。这一天，他还砸烂了老爷家里的三斤重的铁锁，把虎毯、狐袍及金砖、银洋等财宝都搜了出来，担到农民协会的仓库里。民兵组长选了一件女人穿的狐袍给他，说：

“民生伢子，拿回去给你妈妈穿。”

他接过来，折叠得整整齐齐，放回衣堆里，一声不响走远了。民兵组长追上他说：

“民生伢子，拿回去吧。这是分给你妈妈的一份。”

他听了，把梭镖往地上一戳，瘦尖尖的脸腮，胀起了两个肉包，眼睛鼓得象牛眼睛，半天才冲出一句话：

“这都是穷人子的皮肉做的！”

大家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最后劝他拣了几件普通的衣服。从此，他的屁股不再在外面歇凉了，他老母亲也可以走出房门来了。

那时候，他一天到晚扛着一支梭镖。梭镖把柄上还吊着一束红缨子。每到一处地方停下来，他就象戏台上的小卒一样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握紧梭镖站着。他还常常立起眉毛，沉下脸子，显得威风凛凛。地主、恶霸一见了，就低下头，立正不动。那时候，他总是要挥挥手，说：

“都给我老实守法，要不，看这个！”

不久，十五岁的张民生当上了民兵组长。斗争地主、恶霸，镇压反革命分子，都是他领头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他独自

在守仓护粮。地主王四幽灵般地从屋坎上爬过来，手抱一把干草，还拿了一个火纸煤子。张民生眼明手快，一纵身就跳到那家伙身边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梭镖捅下去，戳在地里拔也拔不出来。那家伙闪开身，双手箍住了他的腰，雪亮的小刀快插进他的胸口了。他没有慌手，就势兜胯一脚，把那家伙踢翻在地……

就这样，他获得了模范民兵的光荣称号，也正是这个时候，他成了光荣的青年团员……

忽然，一只大手背温柔地贴在我的额上，接着又是一个问候的声音：

“好一点了吗？”

多么熟悉的声音啊！我立刻坐起来，病也好了许多似的。可是，他轻轻把我放倒，又拉被角盖好我上半截身子。这一切动作，跟我母亲的动作一样轻柔，一样细致。我抬头一看，正是张民生。四年多不见面了，他长得比我还高，胖得眼睛挤成了一条缝。他双手叉腰站住，显得威风凛凛，不减当年。他的两个裤腿全湿了，一双宽大的赤脚板，踩在踏凳上，似乎用推土机也推他不倒。这样站住瞅了我好一阵，然后又换着双手，抱住宽阔的胸脯说：

“老兄，你要回家来，先告诉我一声多好！病轻一点了没有？”

我点点头，笑着躺下去。他脱掉上衣，挂到墙壁的铁钉上。在屋中踱了几步，又回到桌边，把煤油灯挑亮了一点，好象想起了什么似的，他转过脸来问我：

“摸夜路赶回来，没走错？”

“没走错！都一直爬到旗鼓仓上去了，害我多绕了好几里路。”

“哈！慢说你出家四年多了。王小二隔一年半回来的时候，也是转来转去寻不到自己的家，叫我碰上了才把他带到新屋里。

你看家乡变得多快，到明年就更是不得了！”

他说话的时候，眼睛闪着光芒，打着有力的手势，身子也有些摇摆。那一股喜劲，我真没法儿形容。他一时走到我床边，一时又坐下去。就象是心里有着一股滚烫的激情和说不完的话，都要在这一分钟以内全部倾吐出来。

“你还不睡觉？”我问。

“我待会儿困，你先闭上眼睛吧。”他说完，便坐下去不作声了。

这时候，风从窗外吹进来，桌上有几张纸飘落到地上，我的帐子角也被掀了起来。外面的雨沥沥拉拉地一直没有停过，沟坑里响起了哗哗的流水声。他换了一个方向，背对着窗口，头也不抬地一面看书，一面在笔记本上记些什么。我怕妨碍他的学习，翻身也不敢太重、太多。可床铺在我翻身时还是吱嘎吱嘎的叫，使我非常不安。过了许久，他站起来，走到床边。我当他要睡了，就赶紧往里挪了挪，腾出外边一块地方说：“对啦，夜这么深，你也早该休息了。”

“看这本书，任何时候也不会乏，越看越有劲气。”他坐在床沿上，接着又说：“老兄，你这次回来得真好！硬要请你指导指导我们。”

“我一窍不通，指导什么？”我知道他是个不说浮泛话的人，说话句句都是从心里掏出来的。他对我抱这么大的希望，使我脸上更发烧了。

“你真讲客气。这几天，我们正在学习解放军的战斗作风，我这个人墨水平（瓶）——低得很！今晚讲了第一课，皮皮毛毛；明晚又有一课，现在得多准备准备。到时，你听我哪些地方讲错了，多给补充补充。”

我慢慢坐起来。老实说，这会儿我头痛得厉害。既然他这

么诚挚地提出要求，我也不能推辞，好歹把自己肚里的东西都倒出来，或许对民兵营会有一丝半点好处。可是，我想了好一阵，还是不知道从哪里说起。他眼也不眨地注视着我，象是要从我身上找到什么希望。憋了半天，我才说了句人人皆知的“大实话”：

“民兵并不完全要和正规部队强求一致，须要注意的是，在阶级斗争中，在生产斗争中，多发挥它的突击作用……”

“对呀，老兄！自从民兵营成立以来，有什么紧急任务，上级总是交给我们。我们呢，说一不二！党叫上刀山我们上，党叫下火海我们下，越困难，我们越有劲——我对你说，后天又有一个紧急任务呢！”

“什么任务？”

“到三角寨去抬柃料，一百二十根，大队叫我们一天把它搞回来，我正在研究呢！”

“一天？”

“就是一天。我们已经接受了任务。在完成这个任务当中，也只好让上级检查检查我们，学解放军学得怎样。”

我知道三角寨离这里有四十多里，全是难走的盘山路。这项任务，确实是不寻常的。但听他一说，我也增加了勇气。我想起平时在战术演习中夺取山头的事，便对他说：

“我告诉你个办法，看行不行？后天，给他半夜来个紧急集合，宣布命令：拂晓以前，坚决攻下三角寨！你们或者用急行军，或者强行军。我估计是可以按时完成任务的。”

他沉思地点点头，站起来说：“好！这方法好！我们顺便也搞了战备演习。你再把具体的做法教教我吧。”

按照学过的，我全部告诉他了。我又要求说：“后天，希望你准许我参加。”

“更好！更好！你来指挥这次‘战斗’吧。”

谈话中，他准是听出我的声气很不正常，时时刻刻用手背来试探我的额角。这一回他刚接触，就“哟”地叫起来：

“看，象块烙铁，手都挨不得！你莫讲话了，困吧！”说着，他给我把被子往紧里掖了掖，拔腿就往外面走。

“哪里去？”

“给你到卫生所要点药来。”我还没来得及制止他，只听房门吱的一声，他一脚就跨出去了。

我的脑子在嗡嗡发响。房里突然静了下来，只见煤油灯的亮光摇摇曳曳，窗外却是一片漆黑，满坑暴风雨的声音越发大了。我往床沿一靠，几滴泪珠一下迸了出来。四年以前，我应征入伍的头一天晚上的情景，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……

我只比他小两岁。那时，他是民兵小队队长兼党小组长。他本来和我一起报了名。因为他家里有一个老母亲，而老母亲也只有他这么一棵独苗苗儿，所以上级没有批准他去。走的前一天晚上，他悄悄地到我家里来了。那时候，三星正高，已是半夜时分，连我母亲都睡去了。

“好吧，你上部队，我留在家里，反正都是为了一个目的。”他坐在我床沿上说。从声调上听来，他心里是很愉快的。我知道，他虽然舍不得和我分手，但是又觉得自己有这样一种责任：鼓励我勇敢地踏上征途，不要留恋家庭。他完全看透了我那不平静的心情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激动地说着：

“还是去吧！你是我们队里的好同志。到部队上我相信你是落不了后的。我们就是应该把好同志送上部队嘛！”

我点点头，把他的的话记在心里。

“希望你部队里好好锻炼，严格要求自己，积极争取入党。你最大的毛病，就是警惕性差一点。这可不行啊！眼前，阶级斗

争还很尖锐，在部队里你要是闭上眼睛，更会吃大亏！”他严肃地看着我，象是给我时间咀嚼他的话。接着又说：“土地改革那会儿，地主王四烧粮仓是你知道的，这且不说；抗美援朝的时候，蒋介石的飞机把特务空降在三角寨；合作化初期，富农权三老信暗杀我们的牛，黑心使我们办不成合作社！不久前……”

“你不要讲了。”我截断他的话。提起不久前的事，我心里就象针扎一样。我觉得那是我一生里最大的过错。那一次，要是他在放哨的话，害牛的坏蛋一定逃不掉。我暗暗下定决心：以后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！

这天晚上，与其说他来送行，倒不如说给我上课合适。鸡叫了第二遍，他要走了，我说：“你在这里睡了吧，只有最后几小时了。”

“我真愿意和你谈到天明！跟你分手，谁不难过？可是，一夜不到外面去看一看，查一查，我就放不了心。还是让我出去一趟吧。明早赶得及，我一定送你。”

他走了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。他的话，占据了我的心。是呀，再过几天，初级社就要转高级社了，敌人怎么会甘心呢？我们社里就只有那一头得力牛，敌人已经三番五次在它身上打主意了。不过，既然有他出去巡查，该不会出事吧，想到这里，我稍微宽了一点心。天快亮了，我才恍恍惚惚合上了眼睛。

一阵啜啜的铃声，把我从梦中突然惊醒。这时太阳刚刚出山，乡政府的地坪里，却集合了很多人。“怎么这么早就来欢送我们呢？”我暗暗纳闷儿，草草收拾好东西就往外跑。挤进人群里，我不禁发愣了。他站在台阶上，一手牵着牛绳，持着白亮的小尖刀，一手拖着富农权三老信的大儿子。牛好好的，摇着尾巴，昂着头，好奇地看着人们。可是，他的手臂上却净是血！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。

台阶下面，群众围得严丝合缝的，中间全是地主、坏分子和社会渣滓。他们低着头，不吭气。张民生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姿势，跟他在土改时候斗争地主恶霸一模一样。他立起眉毛，双眼圆睁，挥着拳头，大声喊道：

“如今天下是谁的天下，你们晓得不？你们统统给我光起眼睛好好看看，人民铁打的江山万万年！谁要是不规规矩矩，不老老实实，咔嚓一下，我们就给他这个下场，都看上面！”他咬着牙齿，把权三老信的大崽提起来，并用尖刀比划比划，又补充说：“印把子在我们手里，枪把子也在我们手里！你们谁敢捣蛋，就这么办！”

他讲完了，叫我们集合好队伍，又对所有的群众说：

“同志们，你们都看清了！权三老信死心塌地要害死我们的牛！昨天晚上，他以为十几个民兵要参军去，就没有人守夜了。所以又指使他崽摸到牛栏里来！大家好好记住这笔账吧，别睡大觉！”……

想起这件事，我的眼睛擦得更亮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他是一个多么强悍刚毅的铁汉子！可是，现在却变得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。象个格外细心的女护士，又象一个特别用功的小学生。

房门吱的一声，轻手轻脚地闯进来一个人。是他！是营长回来了。他浑身淋得透湿，不由得打了个冷噤，随即端来一碗开水，走到我的床前。又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，把两粒小白钮扣似的药片，搁到我的嘴里说：

“先吃两片，半夜过后再吃两片。不要紧。”

我捧着水，激动得两手发抖。

“快喝吧！”他看出了我的心情，接着说：“现在条件可好了，卫生所就在山那边，半夜叫门半夜开。”

吃了药以后，我渐渐觉得头脑清醒一些。他将桌上的东西

稍稍收拾了一下，把灯光捻细，又走来床边。这一回，他肯定要睡了，我干脆喊也不喊他。可是，他却对我说：

“你先睡吧，我还要到外面去看看。”

“刚回来，又要看什么？”

“今晚上雨下得太多，河里一定涨水了。”

“浸不着禾苗吧？”

“禾苗倒是浸不着，可鱼池子都在河边呢！”

“就你一个人去吗？”

“你不了解：今晚上靠得实有好多人都象我一样睡不着。一人巡一方，我离池子最近，不去看看还行？六百多万尾鱼苗都在里面。这是全社的大家务，只要哪个黑心鬼在堤上挖个小口，鱼苗就会跑得干干净净！”

我两眼睁得大大的，看着他披上蓑衣，看着他戴上斗笠，看着他拿起阔口锄头，看着他走向漆黑的门外，只恨他不让我跟去。

我下了床，头发沉，脚下软绵绵的。扶着墙壁，扶着春凳，好不容易摸到门口。田垅里，象个大墨水缸。地坪边上的南瓜藤架，被风雨压倒了。老秧田里的水，从高坎上倾泻下来，象一块小瀑布。突然噼啪一声，屋侧那棵老枫树被电破开了。我摸摸自己身上，衣服十分潮湿。原来雨柱一直是横飘过来的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看见前面影影绰绰有一团小亮光，时隐时现。光是由近及远，后又转了回来。往左一插，就看不见了。接着，远处也闪动着象萤火虫似的几点亮光。这大概就是营长说的，还有其他人也在操心。

我冒着雨，一脚深一脚浅地向河边走去。当大伙儿在为着一个共同的事业操劳的时候，我能够袖手旁观吗？还没有跨出三步，我就觉得眼前金星乱坠，站立不稳。这才意识到：病，并不

是很轻的。

过一会儿，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锣声。锣声起处，营长在大声呼喊：

“全体民兵集合！”

约莫过了五分钟，村外就响起一阵紧凑的脚步声。这种迅速、整齐的行动，不由得使我联想到连队的战斗生活，精神陡地振作起来。那边队伍在开动了，我跟着脚步声跑去。一路上，我胡思乱想着：是不是有敌人乘机破坏鱼池？是不是河水已经漫过池堤了？我不知跌了多少跤，始终没有追上队伍。然而，我相信自己是在前进，我相信自己支持得住！

在一条狭路上，我差点被一个人撞倒了。他冲得那么猛！不知是谁？他更没有注意我。直到走过好几步了，我才问他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啊，老兄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”

随着这个声音，我的手腕被一只粗大的手抓住了。抓得我发痛。我要抗拒，但没有他那么大的力气。他又说：

“快回去吧，我们应付得了！”

他的声音不象往常那么自然。他把我背了回去，强迫我换衣服。然后把我撂到床上说：“你别去惹麻烦！”说着，他乒乒乓乓拆下了房门，扛起来就往外跑，把门角里一条凳子都踢倒了。我知道他不让我去，完全是关心我。可躺在床上，我比躺在针毡上还难过。翻过来，复过去，简直把我烦死了。又有几个人跑进屋来，把所有的门板都拆去了。

我挣扎着伏到窗口，虽然头仍旧昏昏沉沉，但是，透过那暴风雨，营长宏亮的声音却听得清清楚楚：“同志们！松不得劲，坚决堵住口子！再把堤加高一尺，通通加厚。”河边一片漆黑。不时从天际划过白花花的闪电，接着就是一阵轰隆轰隆的雷声。

我实在支持不住，终于伏在桌上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凉风把我吹醒，几个人一齐涌进门来。急切间，我不明白他们又要作什么，就把灯挑亮了一些。只见他们推着、拥着，七嘴八舌地嚷成一片：

“快倒水让他漱漱口！”

“快到卫生所去请……”

“你们都回去吧，我好得很！”

营长挣开了别人的手，倔强地屹立在屋中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遍身的雨水不断地往下流，以致在他的脚下，积聚了一个小水塘。大伙儿替他换了衣服，又打水给他漱口。他嘴里不知道进去了什么东西。他们扶他上床以后，营长简直是用命令把他们赶回去睡觉的。我挨着他那发烫的身体，问道：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没事。”

“鱼池子呢？”

“好险！再迟一步就全完了！”

我心里有千言万语要跟他说，也想问问他究竟做了什么事。然而，他太累了，他需要休息。我便一声不吭地躺在一边。不到半小时，他忽然触了触我的膀子说：

“真的，我忘了告诉你，今天傍黑，我在弄子口看到了梅英，她还向我打听你回来了没有呢？”

“别胡扯了，可你怎么还是单干呢？”

“快啦，冬天！——噢……好险！再迟一步就全完了，全完了……”

他一下就呼呼睡着了。

当窗户微微发亮的时候，我觉得神智清醒了许多，是退烧了。于是，我轻轻爬了起来。不料，却把营长惊醒了。他摸了摸

我的额角，笑了。一会，他迅速披上衣服。赤着脚板往外走。到了门外才对我说：

“走；看看鱼池去。”

天空中，弥漫着一层乳白色的云雾。远处的山脊、丘陵都看不清了。他领着我走过田间小路。禾苗已经抽穗了，叶子格外清秀，不时有一滴滴水珠滚落下来。我和他好象走在两面夹墙中间，伸长了脖子还没有禾苗高。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：

“这就是我们的丰产试验田，不过还差得远呢！”

他真是个不满足的人。

紧靠小河边的鱼池子，水面平静如镜。我刚踏上池堤，无形中好象谁撒了一把沙土，水面漾起了细浪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一层层波纹荡了开去，好久才消逝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“看，小鱼怕你哩！”接着爽朗地笑了起来。

我却被一个奇迹吸引了。在大约四亩宽的十多个鱼池周围，堤上都新培了一层，不下两尺高，两尺宽。河水落了一些。许多浮柴还粘在新加厚的土堤上，河水在那里啃了一道深深的印迹。我不禁赞叹地对他说：

“要不加高这一层，鱼苗就都跑了！”

“是哟！昨晚我们在战斗中，都管它叫铜墙铁壁。你说呢？洪水就象是来侵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用铜墙铁壁挡住它，叫它见鬼去吧！”

他那豪迈响亮的笑声，把刚浮上水面的小鱼，又惊得沉下去了。雨过天晴，早晨的空气是那样的清新，在一轮红日的照映下，他那双手叉腰的影子，显得是那样高大。

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，有一铺蓑衣和一个斗笠，被埋在土中。看来，昨天晚上，那里准是一道最险要的关口。

一九六〇年六月初稿八月修改

路 考

张 天 民

—

你记得《红绸舞》演员手里的那条红绸吧？盘旋缭绕，上下翻飞，九曲十八弯地飘舞，那就象我们长白山中的公路。卡车驰行在公路上，一眨眼，一块路标：“傍山险路！”一眨眼又一块路标：“连续转弯！”接着象“慢行！”“危险！”“鸣笛！”诸如此类吓人的词句和惊叹号接踵而来，总是让你提心吊胆！

汽车司机助手小梁够紧张的了。

只有云雾，只有云雾显得那么悠闲自在，沿着山谷飘浮着，爬上高山，在那两山之间高高的蓝天上蒸腾起来，时刻变幻着奇妙的形象。被云雾洗刷过的红叶，就如同沾着露珠的红玛瑙，闪闪发光。从车上望去，山坡上仿佛飞行过一团团流火，燃烧着、燃烧着……而这火一样的红色，被柞树、白桦、松树的金黄、雪白、翠绿颜色一衬托，整个秋山就成了个五彩缤纷的世界。

对什么都有兴趣的小梁，这会儿几乎成了个色盲，他什么也没看见。

他在被考！

司机的行话管这叫“路考”。一个助手通过了“钻杆”考试，交通规则考试之后，再通过“路考”，就可以领到驾驶员执照（他们叫做“票”），就有权开车了。

小伙子二十一岁，中等个子，长脸尖下颏，一头蓬乱的头发被一顶油污的灰布帽子扣着，两眼圆瞪，鼻尖有汗，嘴巴紧闭，嘴角有块油污。他是县运输公司里一个精明强干的学徒。从小就以能追上汽车、爬上去“让它捎个脚儿”出名，也曾为偷偷地坐在马车后尾巴上挨过赶车老板儿的鞭子。在学徒期间好钻好问，平日闲暇的时候，爱看书，摸到什么看什么。因为弄到一本针灸的书，学会了针灸。居然就有几个司机躺在炕上，让“梁大夫”把二寸来长的大针扎满膝盖，一动不动，直到小梁打完几把扑克牌起下针来。

这次考试，小梁是最有把握的一个，开车熟练，遇到点一般的故障也能“鼓捣”一气，一本司机手册背得滚瓜烂熟，在考试人面前对答如流。所以人们说：“小梁考票，手拿把掐！”可是，今天他却紧张得要命，这其中有点特殊情况，抽个冷子瞥一眼坐在身旁的主考，对了，就因为今天这位“主考大人”，是他亲爹！

“主考大人”五十多岁，粗粗胖胖，此时正襟危坐，严肃异常。他是县交通科的监理，司机中的权威人物，平日的工作是代表国家负责监督交通运输部门，考核驾驶人员，检查车辆及安全措施等等。这个权威，只要去研究研究，就有权吊销驾驶员的执照呢！你看够不够厉害？现在，他又是专署在本县考票时被指定的主考之一。他年轻的时候，当过赶大车的老板儿，后来又当了几年司机的学徒，解放后，当过十年的汽车队长，司机们全都佩服他。“有一回，”人们讲道，“老梁那工夫当队长，在屋里填耗油表报，他告诉司机打着车，检查检查。司机们就在院子里发动了车。老梁一边填表，一边喊道：‘三号车！加速油路有病，你查查